尚書補傳卷之十

豐山　洪奭周　纂

多士

金吉父曰召誥曰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即多士之書也周公以三月乙卯至新邑越十日甲子以書命庶殷所謂初于新邑洛也而舊說以為明年之書失之矣愚謂仁山以多士為甲子命庶殷之書固未可質其是否至謂其非明年之書則亦似然營洛之初已命庶殷則多士之告又何必待周歲之後哉書序謂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孔氏以序為夫子作故

自然經室藏

不得不以多士為營洛之明年蔡氏既不信序以商
民之遷為在於營洛之前矣而猶襲孔傳之舊未知
其何所據也
大誥曰弗弔天降割于我家多士曰弗弔旻天大降
喪于殷文勢語意俱相似無異也蔡氏釋大誥曰弔
恤也猶詩言不弔旻天之弔言我不為天所恤也其
釋多士則曰弗弔未詳意其為歎惜之辭豈或以為
天之降喪于殷周家不當自以為弗弔耶君奭曰弗
弔天降喪于殷呂伯恭曰自後世之私觀之殷之禍
周之福也述殷之喪亾亦曰弗弔聖賢公天下之心

也周公召公皆周之懿親也其相告之辭尚以降喪
于殷為弗弔況其告殷之遺臣耶
栽培傾覆福善禍淫皆天之命也然天未嘗有所作
為也必有為聖人者代天而行其賞罰然後天命始
達于下土此所謂佑命也佑之為言猶易所謂輔相
天地之宜中庸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孔蔡二傳皆
以佑命為受天眷佑之命果爾則佑命之上更須别
添一字矣
多士多方二篇大抵相出入多士之則惟帝降格嚮
于時夏即多方之惟帝降格于夏也弗克庸帝即多

自然經室藏

方之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也大淫泆有辭郎多方之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也惟時天罔念聞郎多方之惟天不畀純也厥惟廢元命降致罰郎多方之乃大降罰刑殄有夏也此一章首尾語意尢無不相脗合者惟多方曰有夏誕厥逸而多士則曰有夏不適逸先儒以多方之逸為淫泆安肆之意而以多士之逸為作德日休為善最樂之義兩篇語意既相合如是而獨一逸字相背如冰炭其亦不能無疑矣且逸者人君之至戒也如禹謨盤庚説命酒誥諸篇以逸為戒者非一二止而無逸一篇尢反復深切其有曰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作德心逸日休者皆必先言
憂勤而後及於逸未嘗有專言逸字而不以為戒者
也孔傳以引逸為使民長逸樂益亦知人君之不可
逸矣然與多方之文亦不相合豈或有脫誤之文歟
或曰引逸謂導之於逸樂之地也自禹以來地平天
成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是亦可以逸樂之
時也而夏之先君兢兢業業爾勤于德不敢以已治
為安此所謂不適逸也惟其如是也故上帝降監眷
佑益篤此所謂嚮于時夏也嚮猶嚮用五福之嚮也
帝眷雖篤而後王弗率則天改厥命而危亡及之矣

此蓋引夏喩殷以明天命之不可恃也自嚮于時夏已上以喩成湯至帝乙之明德恤祀而天亦保乂之也自弗克庸帝已下以喩紂之誕淫厥泆而上帝不保也竊謂此説辭順意明無可疑者但或疑泆既為惡德則不宜言上帝引逸然此但言天啓昇平措之於安樂之地耳非謂天誘人為逸也孟子所謂不以辭害意正指此類也歟

蔡傳以大淫泆有辭為有矯誣之辭孔傳以為有惡辭聞於世竊謂矯誣之辭與淫泆不甚相屬且下文所謂有辭于罰者正與此相應當從孔傳為是

人雖至愚鮮有不知畏天者也不知畏天而能念其先者未之有也故曰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夫知畏天者雖庸夫蠢兒亦然知念其先祖則稍有識矣知敬其民非君子不能也然不先畏民而能畏天者亦未之有也故又曰罔顧于天顯民祗

惟時二字尚書蓋屢用之與惟茲惟此皆為發語之例辭未嘗有深義也孔疏以予惟時其遷居西爾之時為指未達德義而言蔡傳以為指上文大戾而言俱恐其未免於鑿之使深也蔡傳又以肆不正為紂

自然經室藏

既死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紂與武庚之敗乃以其不正故耳今曰紂既死武庚又死故不正則不幾於倒說耶多士之文比洛誥多方差為易曉然如允罔固亂肆不正乃或言爾攸居之類皆未可詳且其章句之間多重複破碎恐亦未免有脫誤也

無違朕不敢有後孔傳作一串解謂汝若無違則我亦不敢有後誅也蔡傳以無違屬上句言無違天命也朕不敢有後屬下句言不復有他罰也視孔說文理較順然以有後為有他罰終未甚瑩竊疑後當為後時之義葢謂我但奉行天命不敢有緩而已下文

所謂非予罪時惟天命正亦此意也
今爾又曰之又注疏及唐本多作又我東本作其當
改正
迪之為訓有順有進詩之維此良人弗求弗迪書之
迪簡在王庭皆當以進為訓而亦兼有順意孔傳釋
以蹈道蔡傳泛言啓迪俱恐未穩
多士多方告殷遺民率皆以天命為言殷周之廢興
固天命也然為人臣民者見其國亾世革恝然委之
於天命而不少動其念惟汲汲歸心於新主是亦可
謂有人心者歟嗚呼當殷之將廢也有剖心而死其

自然經室藏

君者矣有佯狂而囮僕者矣有叩馬而諫採薇而餓者矣及殷既亾之後匿跡遯世自潔其躬而不肎為周臣者亦安知無其人哉若是者皆忠臣義士聖王之所尊禮而不敢慢者也離逖之罰教告之辭豈所以施於是哉夫為人臣民而不忘其故國者固天理人情之常也然既已臣服于周食其土享其德為其畜民矣而顧悍然懷反側思亂之心是則亦亂民已矣況其言有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是殆以勢利之得失祿位之高下置欣戚于其心而已開之以廢興之理嚴之以上帝之命以牖其惑而逆折其

不逞之崩不亦宜乎或曰世恒言周之所謂頑民皆殷之忠臣也信乎曰吾不敢知也殷之忠臣郎吾所謂罔僕自靖叩馬而採薇者也又孰敢謂之頑若夫既臣于周而悍然懷反側之心者是殆豫讓所謂懷二心者也而又可謂之忠歟周公遷殷民于洛邑殷之民衆不可勝盡遷也遯世匿跡潔身而自靖者固不可遷小民蚩蚩惟惠之是懷而樂就於新主者亦無所事遷惟強宗世家前有習染之惡後有革代之恫而以帝京豪貴之族一朝為下國之萠隷是其心固宜有怫鬱不平而其平日之地望勢力又足以扇

動小民洛邑之遷其必為是類也歟嗟呼彼固未可
謂忠臣也然周公之稱之也一則曰商王士一則曰
殷遺多士亦未嘗賤鄙之也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小
序之文也蓋殷頑民遷于洛邑康王之命畢公也若
成王周公之世則未嘗謂殷民為頑也
孔傳釋率肆矜爾為循殷故事憐愍汝孔疏謂此故
字解經中肆字夫肆之訓故乃承上轉下之辭若曰
是故云爾未有以肆為故事之故者也蔡傳亦曰循
商故事矜恤於爾而不別釋肆字豈亦用孔說歟愚
謂殷之革夏未嘗有遷民之事則周人之遷殷民非

循商故事也特其委曲區畫欲使之遠罪從化而不忍刑罰以加之者一出於忠厚惻怛之意而與商之所以待夏無異耳率如大率之率肆亦當為語辭不必以循故事為解也

大降爾四國民命言大降命于四國民也降命猶言下令降詔也孔傳以民命為君大降民命為誅四國之君固不成文理蔡傳以降為降等降命為不忍誅戮蓋謂降死罪一等也其於義亦牽強而不通矣下章曰予惟時命有申蔡傳曰自奄之命為初命則此命為申命也是蔡氏之意亦固以大降爾命之命為

自然經室藏

命令也
編書之次多士在多方之前而其實則作於多方之後也何以知其然也多方之首曰王來自奄又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士則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叙當時之事而多士則引之為昔此非其後作之明驗耶多方徧告四國多士獨告殷士徧告四國故其辭詳獨告殷士故其語略是固理勢然也然多方之告雖徧於四國而篇末數章尤專致意於遷洛之殷士故曰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尚者期其將然之辭也多士曰今爾惟時宅爾

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是則叙其已然之
辭也多士之作於多方之後也亦明矣吴材老以為
作洛在遷民之後而蔡氏從之豈多方之作在於遷
民之初而多士則作於營洛之後歟康誥酒誥梓材
皆武王之書而今乃在金縢大誥之後書之編第固
有失其舊者矣

幹者立事之謂也易曰貞固足以幹事朱子曰幹事
者為事之幹也幹如板築之有楨幹今人築墻必立
一木於中為骨橫曰楨直曰幹也愚謂今人稱善辦
事者為才幹猶此意也然則尚寧幹止者謂其庶幾

安土而立事也幹止之止或爲語辭或爲居止之意俱可通蔡傳直訓幹爲事則恐未安

國亾世革居其位者死其職宜也世祿之家休戚之臣力可以興復則爲之興復不克而以死繼之亦宜也自兹以外則潔身自靖而不食新朝之祿焉可也若夫天命已肇天下已定受命之君方爲天下之義主已亦北面而食其土有年矣而內懷反側外扇寇亂顧自托於不忘舊君之義是將使天下之亂無已時也然則各安其土各食其力恪恭民職而不敢萌覬覦之志者亦義之所當然也周公之告殷士曰爾

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又曰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玆洛益使之安其土食其力而不敢有他志也又曰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益勉夫倡率其子弟而永保其業也周公之言益亦詔之以民職之所當然耳夫豈或私為周室計而使殷民甘為不義也哉蔡傳釋爾小子乃興從爾遷曰自亾國之末裔為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信斯言也則是直以一己之利害誘之耳豈周公之意哉

無逸

蔡傳以小人之依爲指稼穡而言民之所依固莫重於稼穡然此所謂小人之依葢統言民情非直指稼穡也若以爲直指稼穡則其所謂先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者又豈不重複之甚耶天下之患莫大乎下情之不通於上畎畝之苦悉乎耳目而閭里之情鮮不經乎心者矣閭里之情瞭然乎人主之心而國不治民不安者未之有也

古者士農不分爲學者耕且讀升于國學而後不服于田畝之事學而不成則歸于農仕而不合則亦退耕于野當是之時非卿大夫士之有列于朝有廩于

庠者未有不手執耒耜者也管仲以霸術佐齊使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蓋已非三代之舊矣然近代中國之士亦往往有起畎畝而位廊廟者惟東方視農為甚賤市井駔儈之夫挾金錢逐蹄贏往往交卿大夫為上客而緣南畝躬襏襫者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僮輿臧獲望而恥與為伍矣求民之生厚而俗勤其可得哉夫以勤勞稼穡之人為無聞知此賤農之漸也周公以天子之叔父告萬乘之主而其言首以是為戒嗚呼可不念哉

勤於其事者內有定志而外少暇日內有定志則心

自然經室藏

專而不放外少暇日則業恒而弗淫以不放之心治有恒之業奇衺之觀必不暇接乎其目哇靡之聲必不暇入乎其耳浮佻荒譎迂詭之言必不暇熟乎其口矣故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諺者佻薄之言也誕者迂妄之語也今世之民俗其去古亦遠矣然窮鄉絕峽之氓終老於耒耜者猶尚有敦樸之風其習為流蕩詐偽以亂俗者非千金之子必沃土之民也或曰諺與喭通謂其麤鄙剛猛不恭于上也

嚴恭寅畏敬之存乎中者也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敬

之見乎事者也就其中而分之則寅畏存乎中者也
嚴恭見乎貌者也祗懼者其心也不敢荒寧者其事
也古聖人立言之精如此

詩書稱天命多以興廢禍福而言如天命靡常天命
不易之類是也天命之在人無形之可見也無跡之
可尋也而日監在玆赫然孔明斯須有違而禍亂及
之玆古聖王所以兢兢祗畏不敢踰其身於法度之
外也故曰天命自度蔡傳謂以天理自檢律其身其
說則亦精矣求其親切於用功之實則未若只以畏
天命言也

史記殷本紀曰祖甲淫亂殷道復衰左氏外傳記王子晉之言亦曰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周公之稱祖甲也乃與中宗高宗并美徵周公之言則後世遂將以祖甲為淫昏之君矣傳紀之不可盡信如此王子晉之言又有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已夫以宣王之中興詩書所載如彼其盛而為其後世子孫者乃以班于幽厲之閒其亦可謂悖矣三代之書存於今者由六經而外莫如左氏之可信其荒謬失實猶如是後世之讀史者執一言一事於斷篇鋟簡之中而欲臆斷古人於千載之上嗚呼不亦

難乎
憂勤之永年逸樂之損壽古人言之詳矣而後世猶
不能深信甚或以聖賢之訓爲權辭以誘人嗚呼何
其不考之甚也三代尚矣自漢迄明垂二千載正統
偏霸之君無慮以百數其起布衣歷艱險剏業若中
興者未有不享高年惟宋太祖最爲不壽然亦及中
身周公豈欺我哉雖然成王方生長深宮未及知稼
穡之艱難而周公乃歷言殷王之生則逸而罔或克
壽者以爲前鑑由後世論之則亦可謂非所宜言大
不祥矣嗚呼天下之愛君果孰有過於周公者耶

蔡氏謂逸者人君之大戒誠哉是言也雖然亦奚但人君而已閭巷匹庶之賤奔走而勞役者雖饑且寒往往多老而強健豢養飽煖惰其四支者卒多病而早衰善乎枚乘之言也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衣裳曼煖燀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嗟呼利害之徵昭然而易見若此世猶以煖衣甘豢逸居而縱欲者為善於奉養亦獨何哉

人君固不可以不勞也然亦勞其心而已獄訟金穀

不必親也簿書期會不必問也庶言庶愼不宜兼也有司百務不宜侵也擇人而任之恭己而臨之又何至於日昃而不暇食哉嗚呼天之命君以為民也四封之內苟一民不獲其所則為人君者必以為己責四封之內固非人君之所能一一而躬理之也然下之勤怠視上而已苟人君深居燕息而諉之曰彼各有主者而已則為下者又孰肯竭其心力以治其職事哉夫惟為人君者日昃不遑於上而後其下之賢者俛焉孳孳思以紓吾君之憂其不肖者亦莫不惕然恐懼若吾君之日臨其頭上而威罰之也是以人

君之心有一刻不在乎民而窮閻荒野之濵有轉死而無所控告者矣嗚呼雖欲少自逸得乎故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言其所以若是勤者惟以為斯民而已

不敢盤于游田固無逸之一端也以庶邦惟正之供又何與於無逸也無逸者勤於民之謂也勤於民則知民之情知民之情則惜民之力惜民之力則必不敢多取於民矣且逸者衆欲之原也故勞則善心生逸則欲心生欲心既萌不可復制而耳目鼻口百體之好皆將恣其所極雖竭天下之膏血猶不足以供

之又奚暇正與不正之問乎
一日耽樂其害若未甚也然荒淫之原皆起於放其心曰今日耽樂則其心已放矣耽樂之心一啓將必有不可復收者矣耽樂之習一狃將必有不可復禁者矣日以繼日無日而可已殷周之為不善而惟日不足亦何嘗非一日之積哉然則百日之勞一日之澤亦非斁曰彼以為民而非以自為也故謂之澤且歡樂燕飲之中皆有禮以將之非所謂耽也
保惠之比訓告教誨之比保惠蔡傳以為一節淡於一節固亦似然矣但以惠為將順則恐未然人臣之

自然經室藏

於君固有時而將順其美然周公所以戒成王者其意專在於廣開忠諫之路未嘗患其將順之無人也古者有三公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敎訓之道德義之傳卽所謂訓告敎誨也保其身體則保惠之謂也惠之為言愛也防其嗜慾護其起居使疾病不干于身其為愛孰大于是或曰胥者交相之謂也君臣上下當交相訓誨亦當交相愛也未知是否

爾雅曰譸張誑也愚謂凡物之本小而侈之使大者謂之張詩所謂哆兮侈兮成是南箕者卽其義也蔡

傳直訓張為誕未知所據

知稼穡艱難無逸之要也三宗文王無逸之實也享國脩短無逸之勸戒也申之以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毖之以殷王受之酗于酒其所以反復於無逸之義者已無復餘蘊矣周公之意猶以為未盡也於是乎復有譸張為幻之誡焉夫周公之言固足以格王心矣然徒有周公之言而無以繼之則周公一日之言安能禁成王之終身哉且老成之法語難守巧佞之甘言易入左右便嬖之臣以逸樂逢其君者固不可勝防也故必曰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而後繼

之以無或胥譸張為幻葢欲使忠讜之言不絕於耳以杜佞人之口也嗟乎以此為坊後世之勸其君猶有以堯禹為桎梏者猶有謂時已太平矣曷不為樂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者於是乎知周公之為慮遠也

先曰人乃訓之而繼之曰變亂先王之正刑則變亂先王之正刑者葢指在下之人而言也訓誨之言不聞于上則譸張之說日肆于下君既自亂其法度而羣下化之無不蔑棄典憲者矣或曰訓之為言教也言人君不聽師保戒誨之言則憸邪之人將教之以

變亂先王之法度也

否則二字文勢不甚穩或曰否謂不順也言民不順於上之所為也或曰否猶不然也言民多變亂法度有或不然者則亦心違怨而口詛呪也未知孰是

自厥或告之至不敢含怒皆言三宗文王所行之實也孔蔡兩傳所釋皆如此而我東諺解乃讀作訓戒成王將然之意於文義雖似較長於上文之歷叙三宗文王則無所承接矣然允若時則若時兩句語勢正相應而蔡傳以允若時為已然之辭則若時為設言之辭亦恐未然或疑此篇下一半章句錯亙若移

厥或告之以下兩節於無或胥譸張爲幻之下此厥
不聽人乃訓之一節於惟正之供之下而以無皇曰
今日耽樂一節直接于玆四人迪哲之下則條緒槩
然而不紊矣愚謂如是則譸張爲幻上下相應先王
之正刑亦與文王惟正之供相應殷王受之迷亂與
四王之迪哲亦以勸戒相形較舊文似頗順愜姑不
敢質以竢知者
勤於求治者必喜聞其過惡聞其過者必怠於求治
者也慎德而鮮失者必喜聞其過惡聞其過者必內
不足者也是以逸豫之主必不容忠讜之言而誹謗

之禁必起於荒嬉之世周公以無逸戒成王而終之以樂聞怨詈有旨哉嗚呼為民而怨詈其君其悖逆為如何哉而猶戒之以不敢含怒而況於其下者乎或曰厥或告之則傳聞之疑辭也曰小人則無知之細民也是以雖有怨詈之言而不可以加之罪也若立乎其朝享君之爵祿而面肆悖逆之語是亦可托於寬綽之量而不正其無君之罪歟曰立君之朝而面詈其君恒理之所必無也一或有之是梟獍也其必誅豈待問哉雖然後世之所謂詈者亦多端矣指事不隱可謂之不遜反辭托諷可謂之嘲訕昌言切

廟可謂之衆辱微言不露可謂之腹誹先事而戒則謂之搆誣危言而動則謂之迫脅甚則或捜摘於引喻之辭而文致於情理之外苟如是也忠讜之士不罹於詈君之誅者亦幾希矣周昌謂漢高桀紂主汲黯謂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是則誠近乎詈矣如二子者亦可謂之無君也耶

君奭

天墜殷命而俾周受之天之眷周而使之永孚于休宜若可知也然天命靡常匪可信也又安知其不終于不祥哉此所以再言不敢知也棐之為匪朱子説

也已詳于大誥中
蔡氏於盤庚五誥多士多方諸篇皆鮮闕疑惟釋君奭則曰篇中語多未詳葢諸篇自洛誥以外其文雖聱牙難通而大意所指猶可推究君奭則往往有全章不可曉其旨歸者如君已曰時我至罔尤違惟人亦其不可曉者也朱子曰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只是一句越及也罔尤違總承天與民而言竊按此句與篇末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正相應蔡傳於此章訓越為於而於下文天越民則訓越為及未知何意

蔡傳不釋經歷二字孔傳以為經久歷遠蓋以弗克經歷為不能長久之意也或曰更事久者知慮深歷變多者德性固此國家所以貴老成也成王尚冲闇理未熟周公懼其不能以獨治也故為此言以留召公竊謂後說近是

逸書有臣扈篇不知為何語也史記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書序全用其文而添疑至臣扈四字於夏社之下說者遂以臣扈為湯臣而蔡傳謂與太戊時臣扈二人而同名然書序晚出其言又時與經文牴牾蓋未可深信孔傳以伊陟為伊尹之子

而蔡傳因之然湯得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史言湯伐夏時年八十七伊尹之年室亦不甚少矣自湯以後凡八王百數十年而得太戊伊尹之子尚在其時亦未可知也上世之史殘毀不完要之難以臆說定也蘇子瞻疑禮陟配天為配祀于天祭法及國語皆言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殷禮殘佚祭法所載雖未可盡信然虞夏以後配天者大抵皆創業之祖不應偏及於守成之列辟且周公之意重在於殷之得賢致平而享國長久未遽及於配天之禮也蔡氏謂以德配天雖不明言配祀然訓陟為升遐則其意

亦葢與蘇氏同矣愚謂禮陟配天猶言樾敬厥德克
配上帝也陟之為言升也立政曰亦越成湯陟丕釐
上帝之耿命蔡傳以升為天子釋陟陟配之義亦猶
是爾孔疏曰天在人上故謂之升為天之子是配也
多歷年所之所蔡傳無訓孔疏但曰多歷年之次所
其義亦未明字書言凡不定之名曰幾所猶幾許也
竊恐年所之所亦當如幾許之意也
百姓王人罔不秉德則一時之賢且才者亦可謂衆
矣舉其切而數之則獨稱伊尹以下六七人何也天
下未嘗無才也惟賢人在上然後始為之奔走率職

而各盡其用此人主所以愼於擇相也當成王之時賢才之在朝者宜亦非一二矣使廟堂之上而無周公名公則又孰能收其用哉此周公所以拳拳於留名公也此章語意多未瑩如則商實明恤及小臣屛侯甸皆難的解特其大指之可識者如是而已

孔傳釋有殷嗣天滅威曰有殷嗣子紂不能平格天滅亾加之以威蓋以嗣字爲句也蔡傳曰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亾之威今按此句本不甚暢而蔡傳釋滅威爲罹滅亾之威尤恐牽強不如姑闕之

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語意未暢禮記緇衣篇

引此作周田觀文王之德尤未可曉先儒有疑周當作用者豈本作用申勸文王之德而兩書各有傳譌歟今不容強通矣

純佑以天命言也秉德以人事言也言純佑而不言天言秉德而不言王人者已具於上文也故曰亦惟亦者以周對殷之辭也蔡傳以純佑屬上句秉德屬下句讀愚謂純佑秉德俱承亦惟二字恐當作一句讀也

迪之為言順也導也蔡傳以迪彝敎之迪為導迪知天威之迪為蹈迪見冒之迪為啓五句之內言迪者

三而各異其解未可知也上言純佑命罔不秉德下言亦惟純佑秉德上言惟茲惟德稱下言丕單稱德其語意正相應也蔡傳以惟德稱為秉持之義丕單稱德為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益一以為稱舉之稱一以為稱道之稱其辭之同而各異其訓亦未可知也孔傳釋丕單稱德為天下大盡舉行其德當以此解為正

尚迪有祿謂導武王以有天祿也然尚字義未皃蔡氏訓以庶幾庶幾者望其將然之辭非所以叙已往也或曰古人謂死曰不祿尚迪有祿謂此四臣尚存

自然經室藏

無恙於武王之時也
周公數文武之輔弼凡五人而不及於師尚父先儒多以為疑呂伯恭謂一時議論隨意而言非欲為人物評也然暨武王而咸劉厥敵者師尚父實為元功今舉四人而獨遺尚父不亦失其輕重之倫乎君子之言高下不偏雖一時隨意而發不若是其疏且慎也而況於聖人乎吳幼清謂周公所舉皆世臣故不及太公然吳氏又謂伊尹事湯又事太甲故稱之然則太公獨不事文武成王耶竊疑周公方歷數往哲以歎今日之不如古故十亂之中如畢公榮公之尚

在于時者皆不與焉史言太公享年甚多豈是時猶
老壽無恙歟
君奭下一半尤多難解叔囘昻不及蔡傳固以爲未
詳矣他如耇造德不降鳴鳥不聞明昻偶王在亶乘
玆大命克敬以予俱難強通襄我二人以下則全一
章皆不可曉矣蔡氏獨疑誕無我責上有鼓文夫成
王幼冲旣同於未在位則天下之責非二公其誰任
之無我責者猶曰得無我責乎云爾或疑上文方稱
予小子某則此小子亦當爲周公自稱然以下句文
勢推之其當指成王無疑葢周公以冲子小子稱成
自然經室藏

王故於其自稱小子也必再言其名所以別也
受天命而子萬民一四海而臨中國其為美也固無
窮矣然一民之失其所一日之縱其欲而危且亂及
之矣豈不艱哉召誥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
惟恤君奭曰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其意正相
似蔡傳乃追指積累締造之艱文武之積累締造非
不艱也唐太宗曰創業之難往矣守成之難方與卿
等共之周公召公方相與儆戒豈近捨目前守成之
艱而遠述先王締造之始耶
呂伯恭釋告君乃猷裕以為召公求去迫切已甚故

使之謀寬裕之道展布四體其為說善矣然懼未免於太巧也功成而求退年老而思休禮義之經豈可以迫切譏哉特天子尚幼王室甫定在目前若小安矣而將無以為久遠計耳仲虺之誥曰垂裕後昆康誥曰裕乃以民寧裕也者寬舒長久而綽綽有餘之謂也故曰告君乃猷裕蓋使之謀其垂裕於長久也明勗偶王在亶乘玆大命皆未可詳曉呂氏以偶為輔佐之意孔傳以在亶乘玆大命為在於誠信行此大命槩亦近之然以乘為行恐非字義呂氏以為不可失墜之意今姑當從之或曰乘猶時乘六龍之乘

葢臨而撫之之義如所謂乘時乘運皆此意也
肆之爲故有常訓矣若康誥之肆汝小子封多士之
肆爾多士君奭之肆其監于兹肆念我天威皆非承
上之辭也故蔡傳於康誥多士皆以爲未詳而於君
奭則釋之以大諸篇用肆字文勢皆同似不容各爲
之解而肆之爲大尤無所據金吉父以肆爲起語辭
恐得之
功成而退年老而休臣道之大經也以國家之懿親
受先王之顧托而乘天下安危之幾此又豈可以常
禮拘哉然則伊尹之於太甲又何以遽告歸也桐宮

之事天下之大變也旣幸而復於正矣伊尹之心豈能一日而忘去哉雖然伊尹聖之任而與國家爲體者也使太甲無英明之姿商朝無俊彥之佐伊尹之歸亦必不果矣成王之德未知其視太甲如何也其年則尚未壯也而在廷之臣無足以當周召之任者此二公所以不可去歟然周公之心固未嘗自以爲足也亦固未嘗一日而忘其退也故曰惟時二人弗戡不敢自足之辭也不敢自足則必旁求俊彥以爲助故曰明我俊民艱虞少紓俊乂盈朝則吾始可以退矣故曰在讓後人于丕時夫以周公之聖猶不敢

捨召公而獨治也以周召之共貞猶且不敢不求賢
而自助也嗟乎後世有貪權蔽賢固位而不去者愼
無以周公籍口也哉
王道之始在於得民知其依而䘏其患安其居而厚
其生皆所以得民也然是足以得其心而已若漸民
以仁摩民以義移風𨗳化以究王道之成則非知民
之德者不可知民之情則得其心知民之德則成其
俗知民之情者未必能知其德知民之德則固已包
乎知其情矣蔡傳專以民心之嚮順釋民德恐不足
以盡其義也

蔡仲之命

漢儒謂周公踐阼攝天子之位至七年而後復辟于成王宋儒辨之是也然遂謂周公攝政不過為諒闇三年聽于冢宰之常禮而三年之後未嘗攝政則亦恐其未必然也人主幼沖而大臣以明德茂親攝其政固事之宜也又何累於周公哉周公之營洛也成王之歸自奄也其在三年之後也亦遠矣而多士多方之誥周公皆以王命宣之是豈非周公代王發令之明驗耶周公之攝攝政非攝位也蔡仲之命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周公之未嘗一日攝王位也固明

矣若因是而并謂其未嘗攝政於諒闇之後則亦未免乎矯枉之過矣

尚書古文可疑者衆矣然其言則率傳記所載賢聖大訓不可得而廢也惟泰誓蔡仲之命有未可為訓者泰誓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此有傷於君臣之義者也蔡仲之命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此有傷于兄弟之恩者也君臣之義兄弟之恩皆生人之大倫也聖人之經將所以明人倫也而其言乃如是是古文之不可知者也或曰周公之誅管叔見於傳記者非一其又可盡疑歟曰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

殷管叔以殷畔畔也者棄其君父之辭也春秋傳曰管蔡啓商惎間王室夫商周之不可以竝立也久矣管蔡以周之懿親乃欲啓商以亂周是將覆文武之宗社而後已也夫兄弟之恩與君父之宗社其輕重則有間矣且其以殷畔也則其勢必將睅然舉兵而西嚮矣當是之時周公亦安得恤其兄弟之恩哉雖然以成周六師之強合天下三分有二之力仗大順以聲逆亂宜不待再戰而勝矣顧乃遲之又久以至于三年而後奏功豈非其心猶有所不忍者歟臨之以威譬之以義開之以福禍之歸遲遲以俟其自服

而猶冥然不悟也然後加之以兵是豈周公之所得已哉夫以其罪積惡稔如此之甚也而蔡叔猶免於大辟霍叔復齒於三年之後史有謂管叔自殺者使管叔而不自殺耶則周公之所以處管叔者猶未可知也嗟乎周公之所以全兄弟之恩者亦可謂至矣今乃大書于策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信斯言也是不審其造謀扇亂不待其阻兵拒命一聞其飛語之傳而遽加之以大辟也仁人之於刑戮不宜其若是果也而況於骨肉之閒乎以周公之仁如彼其至也周公之心若彼其苦也而後世處骨肉之變

者動輒以周公籍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其殆謂此類也歟

克庸祗德之庸蔡傳釋之以常豈以其與咸有一德之弗克庸德語勢相似歟然彼承常厥德之下固宜以常爲訓此則以率德改行而言恐不如訓用之爲順也

繼世而纘緒者必循其先人之迹蔡仲之於蔡叔則無所可循矣故曰爾乃邁迹自身邁者勇往而力行之意也自身之自猶自我作古之意也自我邁迹則後之人將循我之迹矣故曰垂憲乃後蔡傳謂叔違

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固是也乃又以克勤無怠為自身巫憲乃後為邁迹析一義而二之未可曉也

自用其聰明者騁其私智而輕變先王之典憲不能用其聰明者眩於是非而輕惑於巧壬之譸張是二者不同其不能謹守法度而終歸乎危亂則一也故既曰無作聰明矣而又必曰詳乃視聽視聽即聰明也然喜作聰明者必不能詳其視聽何也恃才而衒其能者必不能臨事而周慎也

尚書補傳卷之十

尚書補傳卷之十一

豐山　洪奭周　纂

多方

多士多方皆聱牙難解而多方尤甚洪惟圖天之命以下二句前無所承後無所起孔傳謂指夏桀而言固不免倒其文勢蔡傳以為指商奄固近之然洪惟之上猶當更有一句然後語意始順或疑惟爾殷侯尹民六字當移在爾罔不知之下殷侯葢指武庚而言追叙其作亂之事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謂其妄意窺覦于天之命而不念其覆宗殄祀也蔡傳以

自然經室藏

爲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是時武庚之封已絶而微子則叓封于宋無有所謂殷侯也

惟帝降格于夏以下與多士大意相同其解已具於多士中矣蔡傳謂多士之引逸與多方之厥逸不同者猶亂之爲亂爲治竊謂古人以治亂爲亂以滔汚爲汚葢因其字而反用之也若蔡氏之釋逸字則一以爲逸豫一以爲安逸字義則無甚相反而善惡之相去乃不啻霄壤且兩篇用字大率相類獨此一字同其文而異其義使讀者眩於所從竊恐其無是理也

不克終日勤恭傳以爲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恐非文勢孔疏謂不能終竟一日勉似爲近之益言其荒怠之甚曾不能一日自強也

天下之惡亦多端矣而獨舉叨懫何也叨之爲言貪也貪者必多慾多慾者必嗜貨利居高位而嗜貨利四方之賄將上流而不止不剝小民於何乎取之懫之爲言忿也辟於忿懫者必鮮愛人之心夫貨利之欲固中人之所不能免也然使其小有忠厚謹畏之心則上必念公議之可懼下必念窮民之可哀亦將有不敢肆者矣若又挾其忿懥之心悍然以濟其所

欲則其禍之橫流又將何所不底哉且危亂之世亦未嘗無君子也一君子立於朝而衆邪不得逞其欲彼爲小人者亦未嘗不知君子之可以安國家也內不能勝其忮克外不能忍其貪饕其勢不至於空國而無君子不已空國而無君子其國不亡者未之有也故曰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義民者賢有德之謂也不克永于多享者不能保其宗廟社稷之謂也嗟乎以大禹之緒五百年積累之業而惟叨懫足以亡之可不懼哉此篇自厥圖帝之命已下至于大不克開鈹錯破碎殆不可句惟此意尚可

以想見也
數桀之罪則曰不克開于民之麗述湯之功則曰慎厥麗麗之為訓雖未可詳要之皆主民而言也孔傳訓麗為施以為政教之所施蘇氏訓以附麗之麗以為民之所居俱未甚穩蔡傳引日月麗乎天之麗以麗為依於文義最長然於民之麗則釋以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而於慎厥麗則乃因論語所謂依於仁者而以仁為君之所依君之所依固莫大於仁然直以仁訓麗則恐非釋經之體也
周誥諸篇益多錯訛不獨梓材洛誥而已也孔疏以

嗚呼王若曰為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呂伯恭
又推演之以為别嫌明微之意其為解亦巧矣然安
知其非有錯簡哉金吉父以嗚呼二字接于前章之
末以為歎商之亾故嗚呼以終之意亦可通
乃惟爾辟之上蔡傳謂當有鈹文葢以言商者再言
夏者一故疑或復有言夏之辭而脫之也然此篇本
為告殷民而作其引夏桀之事特借客以形主耳詳
於殷而略於夏固辭之宜也然則上文言夏之所以
亾不啻倍詳於殷何也多士多方皆與殷之遺民言
也與其遺民言而數其舊君之失固宜有不忍詳者

矣桀紂之惡一轍也言夏之所以亾而為殷民者亦可以自知矣或曰爾辟疑指武庚大淫圖天之命卽上文所謂洪惟圖天之命也未質是否

蔡傳以圖天之命為以私意圖謀天命呂伯恭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非天命之公矣呂氏之說精矣然下文言圖厥政不集于享圖厥政不蠲烝其文勢皆與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相似若以圖天命為圖謀之私則厥政之圖亦可以為私謀歟竊謂圖天之命葢言揆度天命而謀所以承之也謀之臧否而得失從之桀之圖帝命失在於不克開民之麗紂

之圖天命失在於大淫昏有辭殷佚之圖天命失在於弗永寅念于祀恐不可直以圖為不善也

享之為言當也當之為言有合意焉上合于天則曰克享天心下協于民則曰明保享于民不集于享言其上不能當于天心下不能協于民情也孔傳以集為成蔡傳則訓為萃愚謂兩義相兼其意始完

多方上段多難曉自乃惟成湯以下稍有次第可尋然字句之閒如昏有辭不蠲烝須暇之子孫圖忱于正胥伯小大多正不忌于凶德克閱于乃邑謀介等語皆不可強通蔡傳謂昏為瑣昏竊疑昏有輕嫚之

意猶俗語所謂屑越也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卽所謂屑有辭也須暇之子孫孔傳謂天以湯故須暇其子孫意固善矣而於文勢未暢或曰子孫誕作民主六字當為一句使紂克念則天亦使其子孫相繼而作民主矣亦未敢質其是否徐夏卿曰多士有辭旣從孔傳此恐不當異解罔堪顧之之顧卽開厥顧天之顧也顧天謂顧畏天命太甲所謂顧諟天之明命是也罔堪顧之謂不能顧畏多士所謂罔顧于天顯民祇是也天威警動使人知畏卽所以開其顧諟之心而為多方者乃視天夢夢莫知所以祗承者故曰罔堪顧之堪卽下文克

堪用德之堪克堪者能之之謂也罔堪者不能之謂

也孔疏以開厥顧天為人顧天罔堪顧之為天顧人

固不免衡凌蔡傳以顧天為能受天眷顧之命者亦

恐非文理也

教猶命也天惟式教我用休猶詩所謂天其申命

用休益言受天休命也呂伯恭謂天德日新若或翼

之乃天之所以教也其意則亦精矣然上文既言克

堪用德矣下乃復言教我用美德不幾於贅乎

多方之誥為殷民之疑懼也凡人之心疑則狙而不

誠懼則蹙而不舒以不安之跡挾不信之心亂之所

由起也故曰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欲其以至誠相告使之自寬而安其心也

降爾命之義已詳於多士之釋矣不用我降爾命謂其不從所下之命也不用命而大罰殛之猶甘誓所謂不用命戮于社也若如蔡傳之說以降為宥則生殺在上又何用與不用之可言哉

漢儒謂成周既成而周公歸政成王即政而商奄又反蔡傳亦用其說遂以多士為作於成王即政之始而多方則作於商奄再反之後經籍鼓佚今不可得而攷其詳矣然多士多方皆以王命播告而稱周公

以冠之其屬諸周公歸政之後者固已無所稽矣多方之首章曰王來自奄多士則曰昔朕來自奄說書者必欲以多士為作於多方之前故以多方之來自奄為奄之再叛再叛之事不見於經未可質其是否籍使有之周公伐奄三年成王尚冲幼未必親在戎行多士所謂來自奄者恐未可以周公之伐奄當之也然則多方之作果在於何時也曰經無明文不可得而知矣然多方之來自奄即多士所謂昔朕來自奄也多方之致天之罰離逖爾土即多士所謂明致天罰移爾遐逖也多方之先於多士也則明矣商奄

之征成王尚幼固未必親戎行也則多方所謂王來自奄者非商奄之再叛而何哉曰商奄之征成王固未必親戎行也商奄既平而成王亦寖長矣時巡四方撫綏反側亦天子之所有事也書曰王來自奄而不曰來自伐奄又何必指為再叛而後可哉多方徧告四國多士專告殷人俱不可知其作於何時然多方之先於多士也則亦明矣然則多士之作也洛邑始營而多方則曰奔走臣我監五祀何也曰蔡傳謂商民之遷在作洛之前是固未可知也然武王克商使管叔監殷殷民之有監也亦久矣又何待作洛而

自然經室藏

後始可謂之臣我監哉且洛邑之遷惟殷民耳今告有方多士而曰奔走臣我監則其非指洛邑之監也亦明矣

康誥曰汝陳時臬事蔡傳訓臬為法至多方之爾罔不克臬則乃訓臬為事豈以康誥多言刑法而多方下文有克勤乃事之語故歟愚謂臬者門閫之名門之有臬所以截內外之限猶國之有法以為防禁也庶殷之民迪屢不靜其違法而踰閑也亦多矣故以克臬戒之爾惟和哉以下皆勉其不踰閑也

孔疏釋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曰汝邑之人若能

明於和睦之道汝惟能勤汝職事言是其教之使然
蔡傳曰爾邑克明始爲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
蓋孔意以爲爾邑之所以克明是爾之克勤乃事也
蔡意以爲爾邑克明然後爾始可謂克勤乃事兩說
俱可通蔡傳釋克明爲粲然有文以相接恐稍牽合
孔疏專以爲明於和睦之道亦未免狹蓋民志旣定
疑懼不作則政敎可施而百姓昭明矣或曰凡人有
疑懼之心則所行者皆闇昧而幽險誠信交孚坦然
無異意此所以能明也
多方之誥兼君長士民而告之也故曰亦則以穆穆

在乃位爲其有位者言也曰尚永力畋爾田爲其民言也克閱于乃邑謀介意雖未瑩疑亦是簡閱擢用之意在位者有穆穆之敬在野者有力田之勤小則賞賚大則簡用皆所以勸其善也

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疑是總結兩條之辭蔡傳以尚爾事爲庶幾勉爾之事而經文無勉字意故陳新安以爲尊尚爾職事義亦可通然上文尚不忌于凶德尚永力畋爾田皆爲庶幾之意則此尚字恐不當作尊尚解也

祗告爾命孔傳以爲吉凶之命蔡傳以爲勸勉之命

葢孔以為天命而蔡以為王命也既曰我不惟多誥而乃又曰敬告爾以我命而已殊似無味故陳氏經亦以天命釋之然首言大降爾命而結之以祗告爾命文勢語意正皆相應其當為王命無疑也葢曰大降爾命則凜然有嚴厲之威曰祗告爾命則兢兢謙畏而有不敢慢易之意亦可以見王言之體矣

新附之民惟患其不能和也故再言爾惟和哉以勉之然不能敬而能久於和者亦未之有也故必終之曰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夫不敬者必不畏天命不畏天命者僭亂之所由興也不敬者必不率君命不

自然經一室藏

率君命者離畔之所由萌也不敬者必不勤其事不勤其事者政教之所由廢也畔亂之心不絕于中而長民者之政教不行于下雖欲和得乎多方之誥終始拳拳于天命而申之以克勤乃事勸忱我命兹皆所以開其克敬之心也

立政

立政篇首多全不可曉者首之以周公若曰則一篇之中皆周公進戒之辭也繼又曰咸戒于王咸者衆人齊舉之謂也獨舉周公一人而繼之以咸戒于王所謂咸者果誰指哉進言于君而自稱拜手稽首召

誥固亦有是例矣然此特史官記當時之辭耳周公引夏人之語惟稱古之人其姓名亦不舉也而顧載其拜手稽首后矣之辭古之書無是例也自謀面以下數句文理斷缺尤不可解讀是篇者惟當識其慎重用人之意而已其餘則姑闕焉可也

孔傳以常伯為常所長事之三公蔡傳以為牧民之長下文曰宅乃牧宅乃準又曰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任人卽上文之常任準夫卽上文之準人也則常伯之為牧固有據矣然又曰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是蓋以長官稱為牧夫也三代官制邈不可稽惟周

制具于周禮而周禮晚出又多殘鈹與詩書所載不合者甚多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綴衣小尹攜僕藝人表臣與三宅三俊庶言庶獄庶慎之類意必皆當時職官之常稱而今不可臆徵矣

籲者招呼開達之謂也天之生俊以為民也開其路而達其才使其澤究于民乃所以承天之意也故曰籲俊尊上帝繇是推之則見賢而不知知賢而不舉甚或至娼嫉排抑使不得展其用者其為逆天嫚命而獲罪于上帝也必矣嗚呼可不懼哉

謀面以下蓋有闕訛不可通矣蔡氏以謀面為不能

知德而徒謀之面貌葢以下文有三宅無義民之語
故不得不以謀面爲不善然其爲訓也旣軋軋牽合
而至於用丕訓德一句則尤不能成其說矣孔氏葢
亦疑此故以謀面爲謀所面見之事無疑而以三宅
爲罰惡之事如舜典所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者然
三宅之文直承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之下恐不應
捨此而別言三宅且下文言乃用三有宅克用三宅
三俊者非一罰惡者又可謂之用耶竊疑此章當有
脫簡而玆乃三宅無義民一句似當在是惟暴德之
上謂桀之所任者無義民而惟有暴德卽多方所謂

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也弗作往任一句亦難強解當闕疑

蔡傳釋陟丕釐上帝之耿命曰升為天子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其訓丕釐二字未明孔傳以為大賜上天之光命釐之為賜雖本爾雅然以陟屬湯以丕釐屬上帝亦乖文勢葢古語簡質受賜者亦謂之賜也陳氏大猷以釐為理而謂其大理治上帝之明命疑亦可備一說至以使事物昭然各當於理為丕釐則又未免鑿之太深矣受天明命以理天下即所謂丕釐上帝之耿命也

卽之為言當也當之為言猶合也禮閔子要經而服事曰若是乎古之道不卽乎人心遂退而致其事言其不合乎人心也三有宅克卽宅三有俊克卽俊謂居三宅之位者能當其為宅之任居三俊之職者能當其為俊之任也三宅三俊其必為當時官職之稱號也明矣蔡傳以三俊為未任以事者恐非經旨

嚴惟丕式語未甚瑩竊謂嚴猶敬也惟語辭嚴惟疑若後世所謂恭惟莊惟也式猶使國人有所矜式之式謂其任用之使為標準於天下也其必曰嚴惟者何也官爵者代天而施化者也賢俊者天之所命以

自然經室藏

治人者也是以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有德者章之以服曰天命非人君之所敢私也夫以官爵爲私器而以徇其憎愛親踈者皆不免獲罪于天者也嗚呼可不嚴哉

畨刑暴德之人彊禦掊克之有司也使之肆虐于國中故曰同于厥邦庶習逸德之人狎襞導淫之近臣也與之圖議于左右故曰同于厥政為人君者將縱其欲必有貪戕苛虐之臣為之爪牙朘削民財以供其求排擊忠良以絕言路然後嬖寵近習始可以肆行而無忌秦二世欲與趙高窮心志之所樂而先行

督責之術以殺人多者為忠臣唐玄宗任李林甫吉溫之屬屢起大獄時有鉗綱之誇而後驪山華清之游流連而不反此周公所以必先言肴刑暴德之人然後始及於庶習逸德也蔡傳以暴德屬諸侯逸德屬臣下又以庶習為備諸衆醜俱恐未然庶習蓋謂衆近習之臣耳然此章意亦有未甚瑩者如肴刑及伻我有夏式商受命雖皆當姑從蔡說上文方稱夏后氏為有夏而此忽以周為有夏仲虺之誥以湯之革夏為式商受命而此又以周之革商為式商受命皆未可曉亦且闕疑而已

蔡傳引王制五國之屬長二百一十國之州伯以釋立民長伯陳新安因以為王官之出封為諸侯皆王制所述天子一統之制也文王方為諸侯豈有是哉周禮有比長鄰長葢二十五家若五家之長也下文有大都小伯小都之長皆可以稱伯也立民長伯但言其慎擇治民之官耳不必泥長伯為諸侯也

自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已下訖于三亳阪尹皆文武時設官之制也其詳今不可考惟以其虎賁綴衣趣馬攜僕直接于三事之下以冠諸官之首則先聖王深意之所在也夫虎賁綴衣趣馬攜僕皆宿衛侍御

暬近之臣後世之所賤且忽者也又孰知其朝夕左右使人君習染而不覺其繫乎天下國家之安危甚重哉嗚呼古之大臣朝夕于君側其擇左右近臣也猶若是不輕及世彌降大臣之晉接有時而近習之暬昵無常雖有聰明英武知道之君其不為此輩所潛移也亦難矣而其擇之也則非市井之無賴必宦妾之私人也嗚呼文武周公之為慮也亦遠矣

蔡氏以司徒司馬已下别為諸侯之官葢以天子六卿不當止舉其三也然文王為諸侯固當止三卿武王作牧誓亦但叙三卿而已周公方陳文武之事而

其辭統於文王又何怪其止舉三卿也然則莫尊於三卿而叙於表臣百司之下何也周公之言非序官之高下也或自內而外或自卑而尊自內而外者先其善也自卑而尊者歸其重也言固各有宜豈可以一端拘哉然則此章所叙皆文武未有天下之時也曷爲而有三亳孔傳以三亳爲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文王爲之立監是未可知也上文既兼言文武矣歷叙之辭或專言文王或兼及於武王有天下之後是亦未可知也

立政所序文王爲西伯之官制也周禮則成周天子

之官制也執周禮之官制以求合于立政固宜其不
能通矣況今之周禮又未必皆成周之舊哉至蔡傳
所引周禮其相牴牾者又非一虎賁氏王宮宿衛之
長也居則為天子親臣出則先後王而總禁旅之卒
伍其任重矣而蔡傳但以為執射御周禮虎賁之職
未嘗言射御也蔡傳以庶府為內府大府之屬而又
引呂氏說以為庶府冗賤人所易忽大府之職貢賦
所總漢世大司農之比也而可以為冗賤乎蔡傳以
虎賁以下為侍御之官大都小伯以下為都邑之官
而又引呂氏說以尹伯為內饔膳夫鍾師之屬百司

庶府非盡侍御之官也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執書以詔王而內饔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是又可以為都邑之外官耶夷微盧烝三亳阪尹蔡傳以為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是則固無攷矣而乃云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三代之地志後世無聞焉蔡氏何從而見之若其為班氏之地理志也則是漢制耳又安可以證文武周公之典哉

孔傳以惟克厥宅心為能其居心朱子曰人皆以宅心為處心非也即前所說三有宅心耳蔡傳從朱子說真希元曰不曰克宅厥心而曰克厥宅心猶不曰

愼脩厥身而曰愼厥身脩也是又用孔說矣人君之
不能辨賢不肖其心之有所蔽也知賢而不能用其
心之有所私也是以欲用賢而退不肖者必先治其
心孔氏說固爲有理然此篇言宅皆爲任官之義此
朱子所以必引三有宅心歟
蔡氏釋以克俊有德爲用能俊有德意未甚明陳氏
雅言以爲能究其才德之用恐未之太深此葢謂能
用俊有德之人耳或曰若言能用則當曰克以不當
曰以克此葢謂用其克俊有德之人克俊有德謂其
能俊且能有德也俊者千人之傑兼才德之稱也

自然經室藏

以其類致也此經國之大體致治之要道也故曰文王立茲常事司牧人又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又曰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常事司牧人與正皆官長也庶言庶獄庶慎意皆指庶僚而言蓋言慎擇其大而不侵其細也故又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庶獄蓋司寇之屬官衆吏也人君旣擇司寇而任之矣其屬官衆吏之擇固可以一聽而不問若如先儒之説以庶獄爲獄訟之事則刑人殺人乃先王之所哀敬而盡其心五聽三宥齊居受成而爲之不舉者也尚可以不與知哉

立政之率惟敉功猶大誥之敉寧武圖功也蔡氏於大誥釋敉為撫而以為撫定商邦繼嗣其功於立政則以敉為安而以敉功為安天下之功蓋旣訓率為循則其語勢自不得不爾也然敉之訓安旣無所據而以安天下之功為敉功意亦差晦竊疑率當讀如大率之率猶後世言壹切也敉功謂撫有文王之功也或謂以敉功為文王所撫之功緒則率雖訓循而義亦可通若爾則當言惟率敉功而不當言率惟敉功矣

孔傳謂立政大臣立事小臣而先儒亦多以立政立

事合讀爲一句惟張敬夫以立政别爲一句以立事準人牧夫爲三宅之目而蔡傳從之夫立政立事文相聯而語相類政又即事之大者也孔說固近是但孔疏於上文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以立政爲立美政不免自相牴牾且此篇首尾以三宅爲綱張蔡之論亦不爲無見今姑當從之

若之爲言順也順猶宜也人與官相宜則順人與官不相宜則不順政之不成事之不舉人心之不服其上皆不順之害也故曰我其克灼知厥若亂之爲言治也治者治其事也既知其人之宜於其官也則任

之而使之治故曰丕乃俾亂相之為言輔其所不能
也民不能自遂其生亦不能自成其德設官分任皆
所以養民而教民也養之而後其生遂教之而後其
德成故曰相我受民和之為言諧其所不齊也羣有
司百執事其人不一其勢固難以盡齊也惟為官長
者得其人則無敢不一其心力而克諧厥職者矣故
曰和我庶獄庶慎蔡傳以灼知厥若為察其心之所
安丕乃俾亂為使其展布四體其意則俱善矣於經
旨則恐未免鑿之使深也
孔傳以自一話一言為口無擇言陳新安以為慎其

自然經堂藏

樞機之發意俱迂迴金吉父以為郎庶言亦近牽合蔡傳以為不敢斯須忘益猶曰一出言之頃亦不敢忘任賢也比諸說最長然承之以末惟二字亦未甚覺抑或有脫誤歟末之疑當為永已見名詁

由者用也詩云率由羣匹是也繹者反復之而究其蘊也猶吾夫子所謂說而不繹之繹也宅之而不由則無以展其能由之而不繹則無以攷其詳諫不行言不聽便嬖小人從中而撓之是不由之過也切見而不知績敗而不問黜陟不當而賢不肖倒植是不繹之過也夫旣慎擇之矣又能專任之矣復從而詳

繹之於其終斯其所以俾乂也歟
憸人與吉士相對而言則憸人之為凶可知矣憸之為言小也利也利者便捷巧佞之謂也吉士與憸人相對而言則吉士之為惇大重厚亦可知矣或曰人君固當用吉士然將何以知其為吉士而用之哉曰居視其孝悌出視其忠信與人視其仁臨事視其敬其為人温恭易直寛厚而慈祥者皆吉之屬也凡若是者皆君子之常行也故曰庶常吉士又曰其惟克用常人繇是而反隅則拂經之行反道之論沾沾以衒奇駴衆而不衷於先王之典常者其為不吉又可

知矣然則恢奇倜儻跅弛非常之士又可以盡棄歟

曰遭亂世臨變事捨短而取長則人固無不可用者

左右人君而立政於廟堂之上彼固非其人也夫周

公之所戒者便僻憸巧之人非謂夫恢奇倜儻跅弛

之士也雖然使人君有厭常喜新之心則恢奇倜儻

跅弛之士未必能遠進而越禮教毀規矩以變亂先

王之正刑者接跡而至矣

蔡氏謂守成之世多溺宴安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

周公言詰爾戎兵召公言張皇六師是固然矣然立

政之其克詰爾戎兵蓋與上文語意相連夫惟能用

吉士能勿誤庶獄然後乃可以克詰戎兵而方行天下立政任賢之效其極葢至於是也成王卽政之初商奄始平天下甫一四國多方尚未盡底定也故周公之言如此葢極言用賢之成效以歆動其善心其意之所重固不在於詰戎而已也

立政一篇皆周公告成王之辭也而其卒也特呼太史以起之孔傳及疏謂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欲其選主獄之官如蘇公也蔡傳謂使太史書以為後世司獄之式陳氏大猷謂周公舉太史所記蘇公之事以告王諸說未知孰長陳氏雅言謂

雖告太史而實以告之於王今諺解定讀益用其說
然呼太史以起之而結之以告君之辭恐非立言之
體也周禮太史掌邦之六典以副貳冢宰周公之意
抑欲使太史謹守蘇公之成典而毋有所紛更歟
孔傳釋長我王國為長施行於王國益以長為常久
之義也蔡傳謂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益以長為祈
永之意也兩說亦不甚相遠而蔡說較精矣立政之
書專言官人而其及於刑獄者凡六其終也又獨以
是焉益以為天下之事莫重於民命也乃後世三尺
之律專聽於頑鄙嗜利不識禮義之胥史而司寇廷

尉之選又恒輕於宅官其亦異乎周公之意矣

周官

成王之卽政也亦可謂極盛之際矣周召繼輔俊乂盈朝商奄旣平四方無警撫之而無不懷征之而無不服此誠已治已安而可以忘憂虞之時也乃其言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未者姑未遽及之辭也未亂則若將有亂未危則若將有危葢其心兢兢焉未嘗敢一日而忘危亂也嗚呼彼厝火於積薪之上而猶惡人言將燃者獨何心哉

訓迪厥官蔡傳無所釋孔疏以訓爲順孔傳以迪爲

蹈夏殷所建官而則之愚謂訓迪只當爲敎道之意
自欽乃攸司以下皆敎道之辭也
立者始辭亦重辭也蔡傳謂三公之立爲周家定制
始於此然百官之定制皆始於此而於三公獨言立
葢重之也或曰三孤六卿亦未嘗不重也其不言立
者舉上以包下耳然於三公則言玆惟於三孤則惟
言曰其爲辭固亦有輕重矣
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然聖人言道必皆人倫日
用之常行者孔子言天下之達道五則君臣父子昆
弟夫婦朋友是也曾子言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則容

貌顔色辭氣是也大學之道三則明明德新民止至善是也乾坤陰陽鬼神造化之妙豈非至道之精蘊哉自易以外聖人之語道者鮮或有及焉即聖人所謂道者可知矣蔡傳釋三公論道經邦以道為陰陽之理而引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以為證夫三公所論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上焉自人君之心術言動以及乎禮樂政刑財賦卒乘之事皆是也蔡氏之意蓋以是為粗迹而疑古聖賢所論者不止於此然三公之善於論道者宜莫如周公召公也旅獒召誥無逸之書未嘗一及於陰陽造化之奥何哉或曰

如予之言則其曰燮理陰陽者果何謂也曰德脩於上而民和於下則寒暑調而風雨時年穀熟而萬物育此之謂燮理而非坐談玄妙之謂也

行乎上而動乎下斯之謂化人君之德行政教及乎民者皆化也弘化者贊人君之化而廣大之之謂也

亮之爲訓相也寅亮天地猶易所謂輔相天地之空虞書所謂亮天功也蔡傳以化爲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其言則誠高矣恐非成王立言之本指也又以爲陰陽以氣言天地以形言其分析則亦精矣然天地以有形言者如所謂天高地下天玄而地黃是也

寅亮之亮或作信解或作明解今欲作相解作信與明解則當以天地之道言若作相解則當兼天地之功用言恐不可專以形言也

虞之九官命稷則曰播時百穀命司徒則曰敬敷五教先稷于司徒者既富而後教之也周之六卿以司徒而兼稷故地官之屬掌稼穡財賦之事者過半然其序職也則惟曰掌邦教敷五典而已蓋歸重於教也虞之司徒專於教周之司徒兼於富其以民事為主則一也成周之制司徒主生財冢宰主理財故九式九貢之經計會出納之成皆統於冢宰之掌而司

徒則不與焉司徒以養民為職者也冡宰以正君為職者也以養民為職則其生財也必阜其取諸民也必輕矣以正君為職則其用財也必有節而不淫矣兹蓋古聖王之長慮也後世戶部之職日汲汲鉤稽錢穀於養民敎民之事未或過而問焉猶冒古司徒之名而稱之其亦可謂失實矣

宗伯之於禮無所不統也而惟祭祀為大故先言治神治神者祭祀之禮也治人則五禮之用皆舉之矣蔡傳以為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而陳新安分天神地祇以屬神分人鬼以屬人夫與天地之神相對而

稱人鬼可也專言人而已豈所以稱鬼哉禮主嚴敬而其用則歸於和尊卑無禮則亂親踈無禮則乖天下之事無禮則皆失其序失其序而能相順且安者未之有也禮行而序順序順而民安民安而天下之情和矣故曰和上下蔡傳謂和益以樂而言禮樂之用固一也然此所謂和上下者則恐未可專以樂言也蔡傳又謂春官於四時之序為長故謂之宗伯以伯為官長之義可也宗之為義猶虞書所謂秩宗恐無所與於四時之長也

六官之事莫非政也而司馬獨曰掌邦政何也蔡傳

以為征伐王政之大者也征伐之為事也固大矣然王者之政先德而後威右文而左武專以征伐為政懼其非先王意也吕伯恭謂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為始有所施是固政之所從出也斯言則亦近之矣竊按周禮六典四曰政典以正百官以均萬民大司馬之所掌也大司馬之職又掌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其屬官則有司士掌羣臣之版以詔王治而正朝儀之位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辨其人民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而周知其利害王制曰司

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官之爵之祿之進賢材而正百官分職貢而維諸侯皆天下之大政也豈直征伐云乎哉先王使司馬掌征伐而必先之以辨論官材又兼之以人民財用職貢之政即其所以用兵者可知矣自後世尚首功而先詐力以社稷生民之命專寄諸傾危梟桀悍然樂殺之一夫而周官司馬之所職者遂不可復問矣

承德則言六服六年之朝則惟舉五服何也畿內之服不與外諸侯同其朝覲之禮也金吉父曰六服者以五服連要服而言也周禮五服之外有蠻夷鎮蕃

自然經室藏

蠻夷鎮蕃統為要服詳內而畧外也周禮六服有歲見者有二歲三歲或四五歲而一見者率以遠近為疏數今槩之以六年一朝何也金吉父曰六年五服一朝謂六年之內五服朝覲俱徧也周官立大綱而已其詳則周禮續定焉愚謂周官古文也周禮亦非全書有不可強合者矣

近者遠之表也外者內之符也覘閭里之豪橫則識搢紳之多私見長吏之朘剝而知貨賄之上流朝廷之不正而求字牧之能得其職者未之有也故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朝廷之不正貴近為之

也貴近之無法求便於其私也一念之私萌乎上而
式法典則皆壞于下百官有司皆失其人而天下之
民無不被其毒者矣故又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令之不行民不從也民之不從上不足畏也上之不
足畏公不能勝私也天下之能服人者莫如公天下
之不可以服人者莫如私吾不能自勝其私求人之
捨其私而從我必不可得也吾能自勝其私而惟法
之是循民亦孰敢不盡棄其私而惟我之是從哉民
惟我是從而求令之不行亦必不可得也故曰令出
惟行不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雖然世或有一心

徇公自許以無私而終亦不能得人之心者不師古法而自用其智也故又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制者法度之謂也

亂官者亦多端矣而獨以利口為戒何也徇私縱欲而蔑法者人得而知其非也利口之辯近理而易惑雖明君哲相或蔽焉韓非商鞅之言刑名桑弘羊之言利王安石之言新法鑿鑿乎其有據疊疊乎其可聽也卒之爭殃民敗國而亂先王之法者皆是說也近世之論或有謂法不可膠守奸不可太防財不可不善於裒斂而民習頑狃不可以太寬恤者其言之

亦未嘗不切近于事情也嗚呼此為政者之所宜懼也

見之明者其行之也必果歧路東西夸父趑趄烈火鬱攸於背後雖五尺之童未有不蹻迅於尋丈之谿者也何則知火之必燔人無疑也何以能無疑於天下之事皆若知火之必燔也惟學於古人之訓而已故曰蓄疑敗謀又曰不學墻面而後乃曰惟克果斷天下之為長短者非一而尺度則一而已矣天下之為重輕者非一而權衡則一而已矣持其一以御其不一則至約而不勞古聖人之道亦庶事之尺度權

衡也不學乎古而騁其私智欲以應天下之變是猶
釋尋尺而任手指物物而揣其長短也雖幸而得之
亦將不勝其煩矣而況於未必得乎故曰不學墻面
莅事惟煩
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孟子曰得天下英
才而敎育之三樂也其大意亦相近矣游定夫釋朋
來之樂引孟子三樂之說而朱夫子深譏之以為假
借牽合豈非以聖賢之言各有其指讀之者當各隨
其文而求其本意不宜引類綴緝炫奇求巧如治舉
子文者為也耶子曰力行近乎仁仁與勤容或相近

智之與志則亦有辨矣王氏乃以功崇屬智業廣屬仁而配之以果斷之勇以應中庸之三達德其牽合也亦已甚矣使其義可以強通亦無益於致用之實而況其決不可通乎

國策曰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亂亾期而亂亾至此卽所謂位不期驕祿不期侈也尚書之言簡而裁國策之言詳而切其指則一也蔡傳引或說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為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為侈而謂其亦通然辭晦而味短不如前說之可通也

人孰不知作德之為美哉然而鮮能者苦其難也人亦孰不知作偽之為耻哉然而或不免者誘於利也作德者修其在我而已無事乎外而坦然有裕夫何苦其難之有作偽者以一人之智而周防天下之耳目其心鰓鰓然恒恐人之一悟而窺我也幸而不露則方寸之中無日而少舒不幸一敗則天下之嗤罵僇辱舉棼然集矣其於利又奚有哉且作德者猶執矩而求方引繩而求直作偽者則短而為長狹而為廣者也牽於顛而蹙於尾綴於左而綻於右無往而可求其完此所謂日拙也夫天下之作偽以欺人者

固未嘗有久而不敗者也嗚呼亦奚利之有哉天下之禍莫憯於好勝而兵革水火不與焉彼其有好勝之心者必皆有以勝乎人者也其才與能固未嘗有名士大夫也惟其有以勝乎人也故惟恐人之出吾上惟其為名士大夫也故惟恐人之掩吾名天下之人惟諛吾之長而附吾之後者是汲是引不然則雖行如曾閔才如管蕭必技毛求瘢畢力而擯斥之然後已機穽設而心術壞詆訐行而風俗渝英俊壅于下而事功隳于上甚者使朋黨之禍浸淫屢世不至于亡國覆家不止也嗟呼又孰知一念之好勝

君陳

古之薦馨香于神者必以黍稷為重黍稷非馨明德
惟馨言明德之感神有甚于黍稷也呂伯恭謂黍稷
之所以苾芬實明德之馨而蔡傳取之有若以明德
感神為專主祭祀言者恐非經文之本旨也式時之
式孔蔡皆訓為用或訓為敬或訓為法諸義固皆可
通然承之以周公之猷訓則恐當以訓法者為長也
謀之貴廣斷之貴獨古之人葢有是言矣然謀之既
廣矣因衆情之所同然而又加察焉灼知其無害于
理也然後斷而行之非斷於已也斷於理也理也者

固衆情之所同而非我之所獨私也故曰庶言同則繹詢衆情之所不咸也則雖有已見亦豈敢獨斷而行之哉或曰人情之難齊也久矣愚知異貫可否萬端苟必待其盡同也然後行之是盤庚無遷殷之烈而憲宗無平淮之勳也曰熙寧之變法盤庚之成迹也苻秦之南寇元和之前比也成敗之效果何如哉自古已來違衆而成功者百屢可一二計咈人之情而覆國僨事者踵相接也愚故嘗曰獨斷者非人君之所宜言也然則衆人之論或可或否而不同者終不可擇而行歟傳曰聖人與衆同欲善衆之主也是

以欲斷大事者必先擇賢人賢人者固衆情之所同歸也

善乎韓子之言也嘉謨入告而順之于外大臣宰相之事非諫官之所宜行也雖然此在人臣言則可耳若人君則雖大臣宰相不宜以是導也葛氏之譏成王百世之至論也然成王之言固有弊矣而成王之心則非後世喜諛者比也君陳之謀既不自彰人皆以為是成王之德也而成王則不自居焉誥命之播昭諸中外使天下之人知斯謀斯猷之實出於君陳而非我能也其視諸矜己攘善而與臣下爭能者亦

已遠矣釋經者不察其意不以為君陳平日之善而乃以為成王勸誘之辭於是乎成王之言遂真為悅人諛已之口實矣夫成王之命君陳使之尹東郊而和庶殷也終始一篇皆不越乎保釐之政謀猷之順于外又何與於保釐之政而顧諄諄勸誘之哉是以知其舉平日之善無疑也或曰是則然矣臣人咸若時不幾於偏誘羣臣乎曰禮記引此曰於乎是惟良顯哉臣人咸若時古文之所增也葢不能無疑焉

下之奉上固法也慝斂以朘其財重役以竭其力刻刑其殘其生倉廩實而邦本蹙號令行而人心離怨

譊紛然則曰非我也法也此後世所謂嚴能幹辦之吏也詩云徹我墻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其倚法以削之謂斁蔑法而徇私者其罪易見也倚法以削民者往往竊奉公之名而其害之及於民國者愈烈成王其知所戒哉

無作威無削民則其為政也寛矣寛之流也為縱為弛則法制蕩然而民不畏其上故必曰寛而有制有制者必謹於法一於法而已則或失之拘束迫急故又必曰從容以和蓋欲其交相濟以防其流也蔡傳謂寛不可一於寛必寛而有制固是也又謂和不可

一於和必從容以和則從容之與和未見其有異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此有司奉法之大經也後世之說者乃或曰人主以好生為德人臣以執法為職是以臯陶曰殺之三而堯曰宥之三嗟乎是蘇軾鑿空之談也而人或多信之夫或殺或宥皆有其中中也者至當之謂也當殺而宥謂之惠姦當宥而殺謂之賊民如蘇氏之說也臯陶非賊民之吏則堯將為惠姦之君矣何以為聖人嗟乎自是說之行于世也貢諛者托於歸美深文者詡以奉職而平反之論不復敢出於有司之口矣幸而遇

寛恕好生之君猶或可也不然則使無辜駢首就戮
坐視而莫之救者必此之言夫
蔡傳以狃于姦宄敗常亂俗分為三條以應三細之
文夫常者五典之教王法之大經也敗常者必亂俗
亂俗者必敗常狃于姦宄者又未有不敗常而亂俗
者也若之何其可以分也且人或有無知而犯禮者
亦或有好奇而駴衆者其事固不免於敗常亂俗其
心則亦未至甚惡也於其細者不教而遽誅之豈先
王欽恤之意哉孔傳釋三細不宥為三犯者罪雖小
不赦蓋謂其既申禁之而又復屢犯者也於文勢雖

稍未順其義則恐長於蔡說也或曰狃之為義當兼
串敗常亂俗而言狃也者習以為常有意而故犯是
亦怙終之類也此所以細而不宥也
成周之治以寬為主憂夫寬之太過也故曰寬而有
制又憂夫有制之太拘也故曰從容以和既寬且和
又憂其懲惡之不嚴也故曰辟以止辟又曰三細不
宥於是乎寬嚴之適可謂中矣旋又憂其姦宄之不
宥而流於嫉惡之太過也申之曰無忿疾于頑又申
之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益其或寬或嚴
交濟不偏而其歸則要於寬也嗚呼此所以固結民

自慊齋藏

心式克至八百年之久殷頑也者迷愚無知不能率德義之教者也猶且曰無忿疾于是後世之任字牧者未嘗有一日之教于民一出言不能遽曉則勃勃然視民若寇賊嗟乎亦不仁甚矣

典者常也典在德猶曰典于學謂其所行之常在乎德也孔傳謂治人能敬常在道德意益近是或曰敬典謂敬奉法度也法具矣而無德以將之則徒法而不能行故曰敬典矣又必曰在德其說亦可通蔡傳以典為五倫之常道在德為得其道而著之于身其釋敬典猶可也其釋在德也則恐其稍短於辭也

自然經室藏